

学术圈知情人

Academia Insider

<https://academiainsider.org>

© 2026 Academia Insider

张士柏，一个“19岁斯坦福博士”神话的破灭

翁陈梵雪

2026年刘美贤获得冬奥会花样滑冰冠军的消息在世界各地传播开来。其实奥运梦很多美籍华裔都有过。早在上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商人张东平的儿子张士柏也曾为备战巴塞罗那奥运会游泳冠军而努力拼搏，只是在1987年他在练习游泳时突发意外，摔成终身残疾。这个梦想破灭了，不过随之而来的是他进入美国名校的梦想。1990年代，张士柏被媒体报道为斯坦福大学博士，成为海峡两岸家喻户晓的励志人物。

2025年，张士柏和他太太陈昱心在新加坡投资创办的一家量子疗愈机构的简介中赫然写道：“张士柏，19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这行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被讲述了三十年的故事。

1. 一个被反复讲述的励志故事

1996年，天津电视台播出一部励志电视剧《生命交响曲》，讲述的是1987年为奥运会跳水比赛准备的13岁男孩张士柏在训练时意外致残，最终凭借惊人毅力被斯坦福大学录取，19岁便获得经济学博士的故事。这部电视剧在当时感动了无数观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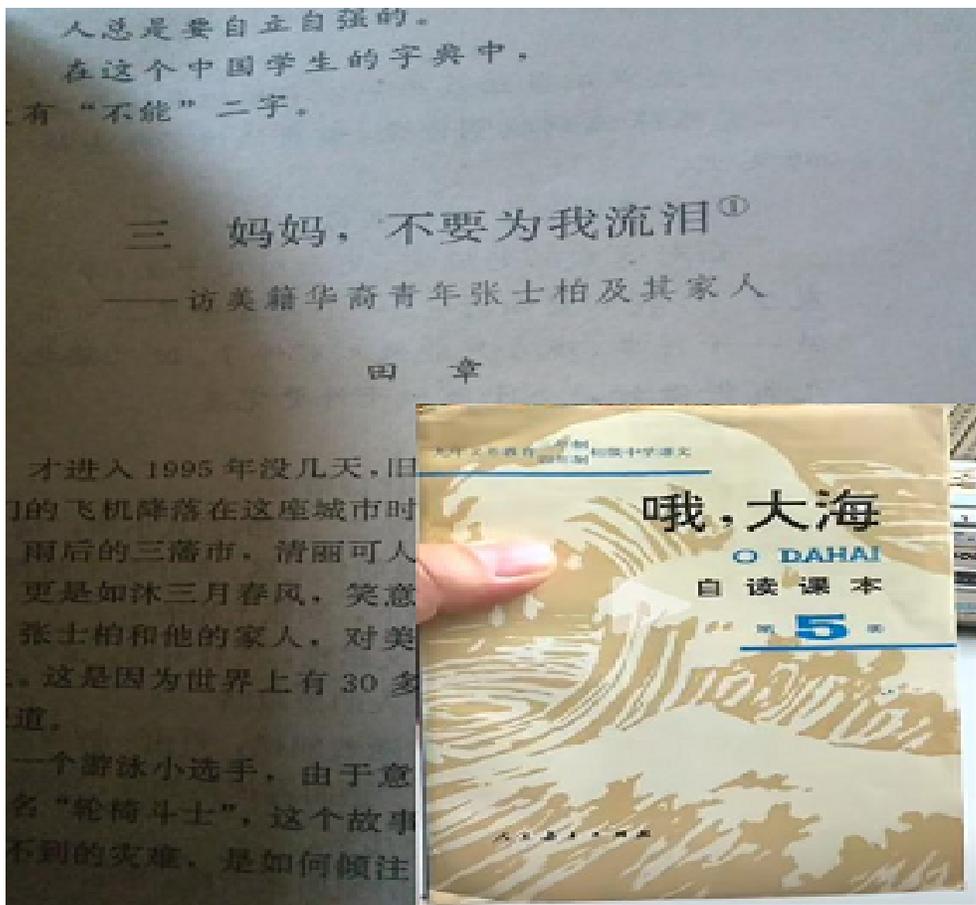
成为许多家庭的励志教材。电视剧播出后，张士柏的名字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他的故事被编入各种励志读物，成为身残志坚的典范。



电视剧《生命交响曲》剧照

我对这部电视剧的熟悉是在2018年。那时候我在给张士柏的父亲张东平写传记，他把这部电视剧的碟片拿给我看，我当时看完并未觉得内容有何不妥。电视剧拍得很感人，有少年的梦想破灭，有父母的悲痛欲绝，有康复训练的艰辛，有重新找到人生方向的喜悦，最后以斯坦福大学的博士学位作为圆满结局。这是一个标准的励志故事模板，符合那个年代人们对“美国梦”的想象和向往。

只是一天突然想起初中时曾在语文读本《哦，大海》里读过一篇文章，写的也是一个残疾少年奋发图强的故事。从旧书网上淘到这本书之后一看，果真是张士柏的故事。那本语文读本是1990年代末出版的，面向全国中学生，这意味着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读过这个故事。那时我还只是感慨命运无常，并未多想。一个残疾少年的奋斗故事，被编入语文教材，这不是很正常吗？



来自于中学语文读本《哦，大海》

张士柏的经历确实令人同情，13岁就不得不终身与轮椅为伴。不过2019年的时候，他已经跟陈昱心结婚几年并有了孩子，生活看起来圆满。陈昱心比他年轻不少，在社交媒体上经常分享他们的生活照片，看起来恩爱和睦。他们还有一个可爱的孩子，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如果不是后来的发现，这确实是一个完美的励志故事结局。

2. 与张东平的交往

为了写传记我跟他父亲张东平经常碰面。张东平当时已经七十八岁，但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言谈间透露出曾在商界打拼多年的精明干练。他住在北京朝阳区草场地一处二十亩地的

院子里，那里有办公楼、住宅、花园，在北京这样的大都市里堪称豪宅。院子里种着树木花草，由工人打理。

张东平的办公室里，装修非常简单，很像是普通学校里的教室。墙上挂着的是他的太太刘黎芬的画。他不喝酒，不抽烟，不打牌，也没有任何不良嗜好。虽然是亿万富翁，但并不享受生活，唯一的爱好是会去草场地村附近的颐堤港看电影。

办公桌上经常放置的是财经报纸，和家族相关的资料，并没有丝毫的学术著作或世界名著。当时我并未在意这些细节，现在回想起来，一个声称儿子是斯坦福博士的人家里却几乎没有学术书籍，这本身就很奇怪。

一次我偶然问起“Patrick（张士柏的英文名字）是怎么考到斯坦福的？”他回答：“Skip reading（跳级阅读）。”我问他的老师是谁，他说“肯尼斯·阿罗”。我那时候不知道阿罗是谁，查询才知道他是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1972年获得经济学奖时已经51岁。阿罗在经济学领域地位崇高，一个19岁的博士生的导师能是他这样的学术泰斗，这本身就很容易引人一探究竟。

张东平平时话很少，不苟言笑，这对我的写作来说是个考验。他提供给我的材料大多是零散的剪报、照片、录像带，以及一些自印的家族资料。我不能从他提供的材料中判断真伪，也不便细问，毕竟这是为他写传记，质疑他的叙述显然不合适。

3. 疑点逐渐浮现

我想起在谈到肯尼斯·阿罗的第二天，同样在办公室他太太刘黎芬突然哭起来“哎呦，我的小柏啊”。看到她的样子我想，现在都这么难过，三十年前会是什么样呢？一个母亲想起儿子三十年前的意外仍然悲痛难抑，这很自然。但当时我隐约觉得，她的悲伤里似乎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在他北京二十亩地的院子里走着的时候，张东平突然对我说“我想去美国看看我的硕士论文是什么，你刘阿姨说过了这么多年查它做什么呢”。现在想来这或许是一句无心之言，但那时候我完全没有往其他方面想。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突然想查自己几十年前的硕士论文，听起来确实有些奇怪。

事实上直到2021年，我还坚信张士柏的斯坦福博士是真的。我跟他的太太、姐姐、父母、外甥一起吃过饭。那是在办公室的一次家宴，气氛很融洽。我跟张士柏的姐姐聊起文学，她喜欢菲茨杰拉德的《The Great Gatsby》（中文名《了不起的盖茨比》）。刘黎芬虽然话不多，但待客周到。张士柏没有出来一起吃饭，说是在房间里休息。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没有人会去怀疑一个残疾人奋斗三十年的励志形象。

然而当我开始认真审视这个家庭面对我的好奇时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反应，一些细微的矛盾逐渐浮现出来。比如每次我提起张士柏在斯坦福的具体经历，家人总是含糊其辞，转移话题。比如张东平虽然提供了大量媒体报道和影像资料，却从未拿出过学位证书或论文原件。比如他们很乐意谈张士柏成名后的种种活动，却很少谈他在斯坦福的学习生活。

我决定从头梳理公开资料，发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

4. 公开资料中的矛盾

在央视播放的纪录片《华人纵横天下》中，张士柏与神探李昌钰、美国劳工部长赵小兰等知名华人并列出现。这个系列纪录片拍摄的都是成就卓著的海外华人，能入选本身就代表一种认可。解说词明确提到“张士柏19岁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画面配合出现斯坦福大学的校园景色和张士柏坐在轮椅上的照片。



《华人纵横天下》里张士柏参加活动

在一本名为《张士柏和杜维明》的书里，除了封皮，内页几乎没有实质内容。杜维明是哈佛大学的著名学者，新儒家代表人物，把他和张士柏放在一起，显然是想提升张士柏的学术形象。但打开书却发现，里面只有几张照片和简单的介绍文字，完全不像一本正式出版的书籍。



在电视剧《生命交响曲》中，有一个张士柏本人出镜的镜头，他说“我现在在斯坦福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这句话出现在电视剧的结尾部分，作为整个故事的圆满收场。当时看到这个镜头，观众一定会相信这是真实的人物现身说法。



电视剧《生命交响曲》里张士柏露面

2026年，因为要核实一些信息，我再次查询张士柏投资的新加坡量子疗愈中心简介，上面写道：“张士柏在学术上取得了重大成绩，获得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量子疗愈是一种新兴的身心灵产业。简介中把张士柏的博士身份作为他的主要资历，显然是用来增加机构的可信度。

张士柏 (Pat Chang)

Antonia夫张士柏先生，是一位各方面都令人钦佩的榜样。一次改变命运的意外事故在13岁时让其瘫痪，但张先生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决心，并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他仅用三年就完成了本科学习，并在19岁时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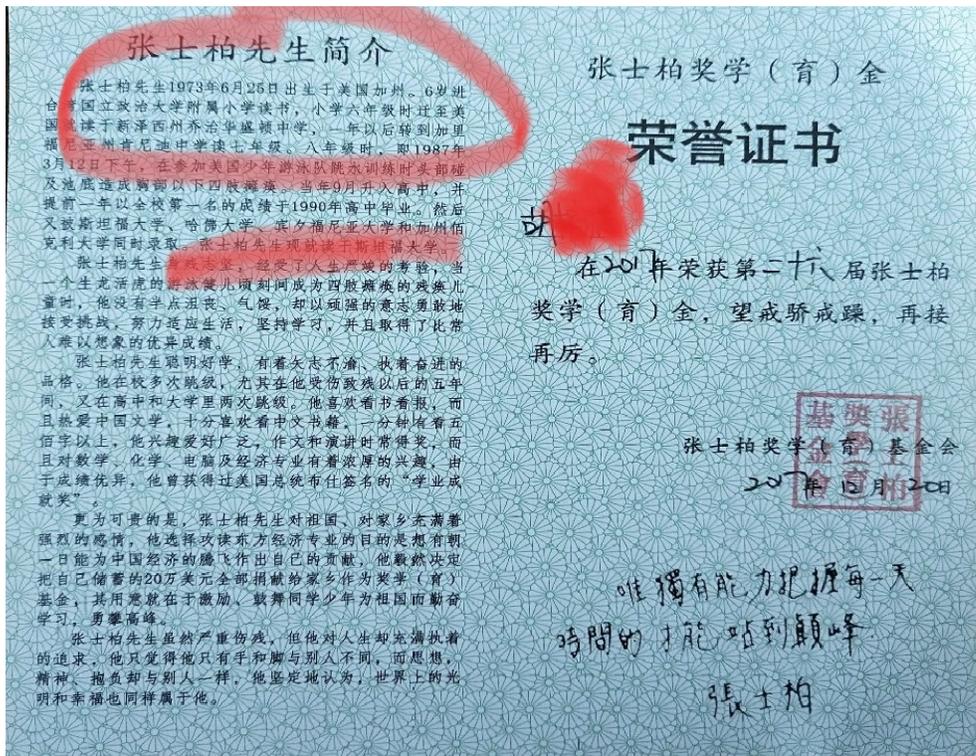
然而，张先生的才华远不止于学术领域。为了激励他人，他利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在中国家乡设立了奖学金基金会，助力年轻一代茁壮成长。此外，他还创立了一个致力于支持残障人士的基金会。

张士柏先生是人类精神战胜逆境、熠熠闪光的强有力证明。

在新加坡开设的inner radiance的张士柏的简介

可是在2017年的张士柏奖学金荣誉证书中，却赫然写着“张士柏出生于美国，目前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这份证书是发给获奖学生的，上面有张士柏的名字和他的照片。当然张士柏不可能在2017年仍然就读于斯坦福大学，那一年他已经44岁。更值

值得注意的是，张士柏并非出生于美国，而是出生于台湾。荣誉证书上的介绍显然与事实不符。



张士柏奖学金荣誉证书

这些矛盾让我开始怀疑。如果张士柏真的在19岁就获得了斯坦福博士，那么这些材料应该高度一致才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一致的地方？

5. 家族背景与时代语境

张士柏的爷爷是台湾水泥大王张敏钰，嘉新水泥创始人，在台湾工商界地位显赫。张敏钰白手起家，从大陆到台湾，创办嘉新水泥，成为台湾早期的实业家之一。他的回忆录《在危机中开创新机》记录了那段奋斗岁月，是研究台湾早期工商业发展的重要资料。

张士柏的三叔张安平在1970年代经他父亲张东平介绍，娶了“汪辜会谈”代表辜振甫先生的小女儿辜怀如。辜振甫是台湾政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担任过海基会董事长，是“九二共识”

的重要推动者。“九二共识”就是以辜振甫的主张为重要参考。在台湾，张家和辜家影响深远，从蒋介石到蔡英文，都与这两大家族关系紧密。

2025年去世的辜振甫夫人辜严倬云，正是北京大学首任校长严复先生的孙女。严复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翻译《天演论》，影响了一代中国人。这样的家族渊源，让张士柏家族在两岸都拥有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

然而张家并非一直光鲜。1983年，张东平因20亿台币的“兆麒实业”债务移居美国，当时在台湾和美国都有大量报道。这笔债务数额巨大，放在今天仍是一笔天文数字。当时台湾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美国《波士顿邮报》也对此事进行了报道。后来这笔债务由他父亲张敏钰和家族兄弟等共同偿还，张敏钰以70岁高龄四处奔走，联合家族成员筹集资金，最终还清了这笔巨债。

在张东平谈及此事的自印书《要留清白在人间》中，他对当年这件事的叙述与父亲书中的表述并不完全一致。这本书当年他给过我，市面上没有流通，如今我的书太多已不知放在哪里。书中张东平提到一些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当时的复杂情况，读来令人唏嘘。

6. 债务风波与家族裂痕

在书中，张东平谈到自己父亲有老辈的习气，架子很大，每天从外面回来儿媳妇得站在家门口迎接，洗漱也需要家人准备好毛巾。这种传统大家庭的规矩，让从小在台湾长大的刘黎芬很不适应。结婚后他和太太刘黎芬不得不去外面租房住，冬天得烧蜂窝煤取暖。后来他们去巴西度假一年，刘黎芬患上了产后抑郁症，只得学习国画走出抑郁。这些细节让人看到，即使是豪门家族，也有不为外人道的艰辛。

谈及20亿台币债务时，他书里提到当时嘉新水泥的总经理翁明昌想抢夺公司主导权，一些人也参与其中。这些人的姓名他在书中没有明说，最终20亿台币的债务最终由他父亲张敏钰联合家族其他成员还清了。张敏钰在晚年为这笔债务付出了巨大心血，最终保住了家族的名誉。

而张东平经过这件事后移居美国，弟弟张安平追到美国后他拒而不见。兄弟之间因此产生隔阂，多年没有往来。同样在四年以后的1987年，13岁的张士柏因跳水意外致残，张东平向家族求助，张士柏的爷爷只给了他们一万美金，这让张东平很不满。只给受伤的孙子一万美金，这太不公平。

从此张东平与家族产业彻底分道扬镳，原本是该他接班的位子没有接成，名声也受到损害。在台湾商界，很多人认为他不务正业，导致公司出现问题。

也是在这种背景下，1992年起张士柏被媒体报道为斯坦福大学博士。换句话说，一个失败的商人，或许需要一个成功的儿子来挽回自己的颜面。张东平在美国多年，深知美国大学的运作方式，也知道如何利用信息差来塑造形象。那时候的中国信息不像现在发达，查询美国博士的真伪非常困难，大多数人连斯坦福大学在哪里都不知道。

7. 神话的诞生与传播

在回到故乡宁波北仑以后，张士柏受到了热烈欢迎。北仑是张家的祖籍地，当地政府对这位身残志坚的海外游子给予高度关注。一个19岁的残疾人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这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奇迹。加上他三叔的岳父辜振甫正与国家领导人密切接触，这对地方政府来说也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接待好张士柏，就是与张家和辜家建立联系，就是为地方发展争取资源。

于是张士柏的返乡成为一件盛事。当地领导亲自迎接，学校组织学生欢迎，媒体争相报道。张士柏坐着轮椅出现在各种

场合，他的故事被一遍遍讲述，他的精神被一次次赞扬。在这种氛围中，很少有人会去质疑他的博士身份是否属实。即使有人怀疑，也不好意思说出来——质疑一个残疾人的成就，那不是太不厚道了吗？

在宁波北仑，张士柏用20万美金成立了奖学金。“发的是银行利息”，张东平对我说。也就意味着这20万美金本金分文未动，三十多年来用利息奖励了无数学生和老师，金额从50元到2000元不等。从现实层面来说，确实有很多人收到了实实在在的奖励，这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有所帮助。北仑当地很多学生都以获得张士柏奖学金为荣，学校也把这件事作为德育教育的典型案例。

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笔分文未动的奖学金也让张士柏的斯坦福博士身份在媒体报道中不断被提及和固化。每一年颁奖，都会有记者来采访，都会重新讲述张士柏的故事。三十年间，无数记者、作家、电视剧组来到北仑，采访获奖学生，拍摄颁奖仪式，讲述这个感人的故事。张士柏成了名人，而且是世界名人。他的名字出现在各种励志书籍里，他的照片挂在北仑的学校里，他的事迹成为无数作文的素材。

在他成年以后，他父亲又提起他是巴菲特的首席经济分析师。在网络不发达的时代，这同样很难查证，很少有人会真的去找巴菲特核实。“巴菲特确实给我打过电话”，张东平这样对我说，“我们家也是做纺织厂起家的。”在Instagram上，张士柏的太太常年放着一张巴菲特的照片。

从常理来看，张士柏的家族关系是真的，他的斯坦福博士是真的，他拿出20万美金做奖学金也没有骗人，那他的巴菲特首席经济分析师肯定也是真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推理：既然A和B是真的，那么C也应该是真的。可是这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博士不仅是一种称号，更需要有论文支撑。戴上博士帽照相可以忽悠没有辨识力的人，但无法欺骗有心人。

8. 查证与发现

经过查询斯坦福大学校友会及[学位论文数据库](#)，用他的英文名Patrick Chang搜索，没有找到任何记录。我反复尝试不同的拼写方式，用中文名拼音组合，都没有结果。我又查询了斯坦福大学1990年代的经济学博士毕业生名单，同样没有Patrick Chang这个名字。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还联系了在斯坦福大学的校友帮忙查询。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核实，包括斯坦福大学的校友录、经济学系的历年毕业生名单、博士论文数据库，结果都是一样的：没有张士柏的记录。

也就是说，三十年来被无数媒体、书籍、纪录片塑造的“19岁斯坦福博士”，查无此人。

更值得玩味的是，在英文媒体不论是加州时报的报道，还是领英介绍中，张士柏从未自称斯坦福大学博士。在领英上，他标注的是ABD (All But Dissertation, 博士候选人，即已完成所有课程但未提交论文)。加州当地一家报纸在1995年曾对他进行过[报道](#)，称他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生”，而不是博士¹。

可见他知道在美国生活诚信的重要，也知道如果在美国自称博士，一旦被查出来会面临严重的后果。只是在不同语境下，他呈现的身份有所不同。在中国，他是博士；在美国，他是博士候选人。这种选择性的身份呈现，确实引人思考。

而爱因斯坦、李政道、杨振宁都是三十岁左右获得博士。爱因斯坦1905年在苏黎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26岁，李政道1950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24岁，杨振宁1948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时26岁。著名的华人数学家陶哲轩，24岁就成为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正教授，但获得博士学位也要21岁。相比之下，19岁的博士确实太年轻了，年轻到不符合常理。

¹根据报道时间1995年4月，张士柏21岁仍是博士生，更不可能在19岁就获得博士学位。

2025年他在新加坡经营的量子疗愈中心，却用汉字标注“19岁获得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这种选择性的身份呈现，说明他很清楚目标受众是谁——中文读者更容易相信这个故事。

这是一个精心建构的形象：家族背景是真的，20万美金是真的，奖学金是真的，于是“斯坦福博士”和“巴菲特分析师”也被默认是真的。媒体背书、公众信任、政府认可，形成一个完整的闭环。用最小的成本撬动最大的资源，这是一种高明的运作方式，也是一种精致的骗局。

9. 另一种见闻

在我给张东平写传记期间，他们家里很少见到学术著作或世界名著。有次我介绍北大中文系教授的学生做他助理，他右手握拳向空中砸去，说道：“什么北大的，我还跟北大校长合过影呢。”张东平也许真的和北大校长合过影，可是这种态度让我有些意外。后来我了解到，他确实和一些大学领导有过交往，但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在北京朝阳区草场地246号二十亩地的张士柏中心，他雇了四五个工人，一个月工资5000元，包住不包吃，没有保险和假期。这些工人大多是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年龄在五十岁上下，文化程度不高。他们住在院子里的简易房里，每天负责打扫卫生、种菜养花、维修设施。

一个工人搬玻璃时胳膊弄伤，只用白纱布简单包扎。我看见他的时候问“你的胳膊怎么弄的”，他回答“搬玻璃的时候扎伤的”，然后补充了一句“他（张东平）说玻璃是美国的”。听了这句话，我心里不太平静。那个工人不知道“美国的玻璃”和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也不知道自己服务的这个家庭有着怎样显赫的背景和复杂的故事。他只知道玻璃是老板特意交代的“美国货”，弄坏了赔不起。

更让我难以释怀的是，这个声称儿子是斯坦福博士、自称与巴菲特有交情、与政商名流合影无数的张东平，对这些工人的态度并不友善。他经常训斥他们，嫌他们做事不够细致。工人们在他面前总是小心翼翼，生怕犯错。每个月5000块钱的工资，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能勉强维持生计，没有保险没有假期，一旦生病或受伤，就只能自己承担。

后来我与张东平没有继续合作，有六七年的时间在家休养。回想起来，当年那个工人的话我一直记得。他或许不知道什么是斯坦福，什么是博士，什么是巴菲特。他只知道玻璃是老板特意从美国弄来的，弄坏了要赔很多钱。在他的世界里，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代表着高级、昂贵、不能碰的东西。

10. 三代人的故事

张士柏的爷爷张敏钰，从一个普通商人做起，最终成为台湾水泥大王。他经历过战争、迁徙、创业的艰辛，在动荡的时代里抓住了机遇，建立起庞大的商业帝国。他的回忆录《在危机中开创新机》讲述的就是如何在危机中寻找机会，如何在困难中坚持奋斗。这是一个典型的“第一代创业者”的故事。

张士柏的父亲张东平，作为富二代，从小生活优渥，接受良好教育，却未能守住家业。20亿台币的债务让他远走美国，与家族决裂，一生都在试图证明自己。他用儿子的成功来挽回自己的颜面，用精心编织的故事来重塑自己的形象。这是一个“第二代守成者”的困局。

张士柏本人，13岁意外致残，本应是一个悲剧。但他被塑造成一个神话，一个19岁斯坦福博士的神话。这个神话让他成为名人，让他拥有资源和地位，让他能够娶妻生子、创业投资。但这个神话也让他永远活在谎言里，永远不能在英语世界自称博士，永远需要在不同语境下切换身份。这是一个“第三代被建构者”的宿命。

三代人，三个不同的故事，却又紧密交织在一起。张敏钰的奋斗为家族打下基础，张东平的失败让家族蒙上阴影，张士柏的神话则试图修复这一切。只是这个修复，建立在谎言之上。

11. 一些思考

三十年来，这个故事被电视剧、语文读本、纪录片、新闻报道反复讲述，无数人从中获得感动和激励。那些拿到50元到2000元奖学金的孩子们，至今可能还以为自己曾与一个斯坦福博士有过交集。从现实层面来说，这笔钱确实帮助过一些人，这是不能抹杀的。也许这才是这个故事最有价值的部分——无论讲述者出于什么目的，受益的学生是真实的。

可是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信息鸿沟终将被填平，神话终将被重新审视。在英语世界和中文世界，张士柏的自我介绍有所不同。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记录中，并没有Patrick Chang的名字。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让我思考的是：一个家族的声誉重建需求，与一个时代对“美国梦”的崇拜相遇，会催生出怎样的故事？而这些故事，又是如何被媒体、被公众、被时代共同塑造和传播的？当家族背景是真的，捐款是真的，奖学金是真的，那么附着在这些之上的身份光环，是否也会被默认是真的？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机制？

在台湾张家和辜家的显赫背景中成长，在父亲债务缠身远走美国的阴影下前行，在13岁意外致残的命运转折后重生——张士柏的人生确实充满波折。只是那些波折之外，还有一个被精心讲述了三十年的故事。

2025年新加坡量子疗愈中心的简介上，依然写着“19岁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那行字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故事，也留下了一些疑问。

故事的主人公，如今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他在美国、台湾省、大陆、新加坡之间往来，经营着自己的事业。他的太太依然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他们的生活，他的孩子正在长大。他不知道有人在查证他的博士身份，不知道有人在写下这些文字。

而我，在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又想起那个搬玻璃的工人。工人说“他（张东平）说玻璃是美国的”，然后小心翼翼地继续干活。在他的世界里，美国是一个遥远的地方，代表着高级、昂贵、不能碰的东西。他不知道，那个说“玻璃是美国的”的人，也是一个关于美国的故事的讲述者。

只是这个故事，讲了三十年。

— end

注：本文基于公开资料及个人经历撰写，旨在记录观察与思考。文中所述事实部分，如有出入，欢迎指正。